

钟鸣石山

王启林

石钟山是小家碧玉。在朋友盛情邀请之下,驱车两个多小时,横跨两省四县,不紧不慢、边看边聊,不到一个小时游完山景。去往景区途中,还有宽裕时间容许我们走错路且从容纠错。

石钟山是得到名人大咖关爱的邻家小美眉。唐宋八大家中据说有七人游历过石钟山,诗文留传至今的仅见苏轼、王安石二人。许许多多的名人在石钟山留下了壮美诗篇,如:谢灵运、张九龄、孟浩然、李白、白居易、黄庭坚、文天祥、朱元璋、刘基、王守仁、袁枚、郭沫若等。这一众人里,随便提起一人,无不如雷贯耳。但此处所遗诗句,是否皆广为传诵?唯苏轼的《石钟山记》名传千古,进入了今天教科书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里说:“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。”清代书法家翁方纲曾“游下石钟山重书苏记并赋诗”,他说:“谁将屐齿记青苔,七百余年旧梦回。片石重留苏子迹,扁舟又得蜀人来。”他书写的《石钟山记》法度谨严,劲挺秀雅;湘军著名大将彭玉麟在翁方纲手迹摩刻后面附有一段长跋,记录此手迹流传的传奇经历。驻防于此的湘军副将谢永祜在石钟山天灯塔近旁石壁上题写下“力挽狂澜”四个擘窠大字,以纪念清咸丰七年秋杨载福、李续宾、彭玉麟水陆会师,击溃驻守石钟山太平军一役。1926年11月至1927年2月任民国湖口县首任县长的肖干在石钟山题写了“清慎勤”三个大字,作为自己的为官箴言。

石钟山还是军人手中的长矛,抑或说是长矛之尖,亦是军旅文化作品。它很小,却控江扼湖,有“江湖锁钥”之称,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三国大将周瑜在鄱阳湖操练水军,兵发石钟山进击赤壁,大败曹军。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,石钟山是其必争之要塞。曾国藩率湘军以石钟山为堡垒与太平军鏖战十年。李烈钧湖口起义反对袁世凯称帝,石钟山为司令部。千百年来

石钟山屡遭兵燹,每寸土地都燃烧过兵火,每块山石都浸染了将士鲜血。湘军曾国藩、彭玉麟于清咸丰八年奏请咸丰帝谕旨,在“山巅建昭忠祠以祀战亡之将士”,本意是纪念为大战太平军而牺

牲的湘军将士,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名“忠烈祠”,以纪念在此抛头洒血的军魂。彭玉麟的一幅长联“石骨耸峰余,百战河山增感慨;钟声听浪击,千秋名士有文章”就超越了狭隘的集团观,今天依然可用。忠烈祠门口现在刻印的八字联“祀垂春秋名垂竹帛,光昭日月气壮山河”,据说也是彭玉麟所写,看来彭玉麟乃是儒将。

石钟山是苏轼无心插柳的神来之笔。在半山腰处有苏轼灰色大理石雕像,前排不远建有“怀苏亭”,亭内正面有苏文忠公像及其三来湖口情况介绍,像虽简简单单几笔,却笔笔尽显神韵。背面有清代书法家翁方纲手书《石钟山记》,原碑在战火中流失,彭玉麟觅得拓印重刻,甚是难得。从文化传承保护角度,可谓功德无量。怀苏亭附近,还有石钟亭,四角方亭内立一岩石,敲之能发出“函胡”“清越”之音,前柱刻有一联:“疏凿巨岩禹王伟绩,访敲双石李氏遗踪。”记录大禹治水、疏浚河道以及李渤敲石、访求石钟山之事。苏轼读过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和李渤《辨石钟山记》,对石钟山得名之缘由有不同认识。他说:“郦道元所见闻,殆与余同,而言之不详。”“唐李渤始访其遗踪,得双石于潭上,扣而聆之……石之铿然有声者,所在皆是也,而此独以钟名,何哉?”当他送子迈到德兴上任,路过湖口时,产生了强烈的一探究竟的念头。先是小和尚为其敲石辨音,没有听出独属石钟山的特质;夜里循郦道元所言,请船至山水相接处再探,果然听到江水撞击石缝、石洞之声如钟鼓,以为这才是石钟山命名之由来。苏轼还由此得出一结论:凡事只有亲自探究,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。如此求实精神,千古赞颂。

石钟山是好友奉献给我的挚诚深情,也带着一点小小遗憾。先曾购得船票,欲沿江查看石钟山流水之貌、听一听江水相激钟鼓之音。一行人来到江边,有人提议白天声音嘈杂,听不清钟鼓之音,所以商议只登山不坐船。回来之后再读与石钟山、与苏轼相关文字,再看与之相关图片,忽感大谬也。从陆地上看,山是山,不易看出巨钟覆地之形;从江中看,确如彭玉麟所言,石钟山不仅声如钟鼓,其形亦如钟鼓。这是夜探石钟山的苏轼所不能发现之秘密,恰如他说庐山: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”

石钟山靠近长江边建有一亭名清浊亭,亭子圆柱圆顶,四面通透,放眼望向鄱阳湖,江湖相接处,一清一浊,界线分明。难怪此亭命名为清浊亭。亭子朝山的圆柱上刻八个大字:“江湖两色,石钟千年。”此联为著名物理学家、院士钱伟长所撰。成家立业者,哪怕是理工类专家,文字功底也非一般人可比。



赏秋 汤青 摄

那片青草地

仇多轩

家住农村集镇,五百多米长的街上,两边多为草房,砖瓦房凤毛麟角,只有一家盖了两层楼的饭店,在当时特别壮观。街道最西边是公社驻地,旁边有粮站、食品站,中间是信用社,街中间的后面是中学,街东边有小学、供销社。

集镇约二三千人,单位职工熟人多。粮站占地面积大,到了交售公粮时,人挤人,队伍排得长长,呵斥声不绝于耳。虽然家离粮站不过几百米,也感到不便,水稻小麦油菜籽不是没有晒干,就是杂质多,反正一堆毛病,有时交不掉就用独轮车推回家,拣拣晒晒再卖。年复一年,农活的繁忙,农家的辛苦,记忆犹新。家里每年喂两三口猪,放学后,除了冬天以外,都要到打谷场旁边一带的青草地打猪草,晴好天气,拿起放牛的鞭子,把猪赶出圈,猪一路嚎一路哼,沿着河埂小跑,尖嘴拱着树根、草皮,啃嫩草,猪乱跑时,甩上几响鞭,或打在猪身上,或是空中吓唬一下,放上个把小时,猪活动了筋骨,吃饱了肚子。甩开鞭子,猪就老实地顺着原路,回猪圈晒太阳。

猪一天要喂三顿,用剩饭剩菜,刷锅水,舀到水桶拎到猪圈,倒入猪槽,撒几把稻糠、麦麸。如果是一只猪,它会挑挑拣拣,不认真吃食。一般一次至少逮两只小猪喂,吃食不挑,嘴巴壮,生长快。大半年过去,猪就能长上一百多斤,够磅之时,就喂得饱饱的,找几个邻居,费劲地捆绑上,抬到食品站去卖。

家前面有一块大空地,是另外一个生产队的。有几年时间,我家喂养了一头母猪,一年至少下一次崽,一次十二三头的样子。夏天,我常把猪放在那。从院中猪圈赶出小猪,随手拿根荆条当鞭子,吆喝着,赶着经过河埂,一群仔猪撒野似的乱撞,戏闹。那有一大片麻

地,也不知道是谁家种的,长得很高,青青的表皮,偶尔会折断一根玩耍。爷爷说放入河边的淤泥里可以沤麻、搓麻绳,但我没有亲眼见过。

已读过两年书的我颇有好奇心,每次用铁锹平地铲几根麻,那附着在麻秆上的皮,其实是纤维不能完整地剥下来。我就地取材,扯下一根麻秆上的皮将其余带皮麻秆捆放在一起,放到家门前的河沟里,用淤泥盖住,沤上月把时间,用手捞出,一股刺鼻的臭味,特别难闻。这时候,麻秆表皮的纤维就容易与麻秆分开,用力一撕表皮就撕了下来,晾干后,就可搓麻绳了。

但我并没有搓成麻绳,也许是没有沤好,也可能是没有手劲,于是我就留下秆子,将残余扔到水中了,原来,看似简单的麻绳也不是轻易就能搓出来的。

农家生活,酸甜苦辣咸,样样俱全。洒下汗水,收获是那么诱人而美好。午季,收麦子和油菜籽;秋季收水稻、豆类、山芋等,打谷场上,欢场笑语不断,老幼轮番上场,经过一系列繁琐的工序,终于把地里的物产收到麻袋、蛇皮袋里,再用一根根粗细不同的麻绳扎紧袋口,大人一下子就能扛起一袋。我们小孩子跃跃欲试,就一次扛半袋,渐渐地,少数十几岁的半大小伙能把一整袋扛到肩头,获得一片称赞,家人会给予主要劳动力的待遇,给他好吃好喝,因为好好培养,他不久就会成为家中犁田打耙的好手。

许多年以后,我们渐渐走出了乡村。但是打谷场上的那片青草地,依旧茂盛。只是村庄不用养牛耕地了,不需放猪了,不打柴草了,集镇最原始的生气渐失,偶尔,心头会掠过一丝怅然。更多的,是对曾经努力坚持的一份感动,致敬乡村那段艰难的岁月。